

發行: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發行人:邱敏麗

主編:陳俊元
執編:朱惠英、湯志安

會址:231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2-1號1F
電話:02-89115595-403
網址:www.sandplay.org.tw

e-mail:sandplay.tw@gmail.com
Line: @zcb4314d
銀行帳號:台北富邦銀行(012) 82120000067096
分行:東寧分行
戶名:台灣沙遊治療學會邱敏麗

第三十二期

沈默的療癒者



到新疆上課印象深刻的學員分享之一就是一位被派駐到新疆的漢族老師分享她玩沙的過程，她說「不管我如何用力的戳它、壓它、揉它，它總是溫柔流回我的手指間，不管如何翻弄它，它依然包覆著我的雙手，突然覺得不只是我在摸沙，沙也在撫摸我。沙是如此的包容，心想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能如此該多好，我們需要包容」（新疆是維族與漢族關係緊張的地區）。在沙遊治療中，沙是最能帶給我深度感動的物件。

記憶最深刻的還有一位學員，在體驗沙的過程中，完成了她花了將近二十幾年也無法完成的道別。A 那年三十幾歲，在十幾歲時父親意外身亡。在玩沙的過程中，突然想把雙手埋入沙中，於是請我用沙將她的雙手埋起。看著越堆越高的沙，A 只靜靜的看著、感受著。A 請我停止後將雙眼閉上靜默著感受著沙。坐在她身旁我感受一股莊嚴、脆弱、哀傷的感覺，知道這是一個對她來說特別的時刻，我安靜且專注地陪伴著她。十幾分鐘後她抽動了一下雙手又繼續靜默，就這樣她閉著雙眼，緩慢且間斷的花了將近半個小時，雙手才離開沙堆。接著她選了一朵花插在沙堆上。在她選花過來時，我確定了剛剛我的感覺是對的，她剛剛正在經歷一個哀悼的過程。淚水從A的雙頰滑落，但我覺得那不是悲傷的眼淚，是一種既滿足又不捨的眼淚。

A 終於開口說話，告訴我她看著埋著雙手的沙堆，感覺像墳墓，想起了意外身亡的父親，突然覺得在沙與自己的雙手，就像無法釋懷父親的事與自己。在沙中的雙手就像碰觸著死亡讓她嫉妒的害怕，但沙子的重量與冰涼感又讓她感到舒服。她決定勇敢的體會一下這種感覺。沙堆就像記憶之丘，在最深層的雙手，每往上抽出一點，就是告別一次記憶，她回憶著三歲... 七歲... 十歲... 十五歲... 直到現在。她說當她將雙手抽出時，突然覺得好像已經可以接受父親離去的事實，最後的那朵花是她獻給父親的祝福。當A娓娓道完後，泛淚迷離的雙眼已有著堅定又溫柔的眼神。

在沙遊中，沙是自由與限制、內在與外在、意識與無意識、身體與靈魂間的橋樑。沙不只是物件的一部分，「沙本身就是治療性的素材」。它是動態性的素材，「埋」「挖」「堆積」等具豐富的可塑性。撫沙，這刺激生理性的行為，可緩解緊張，促進內在深度的感受點滴的被釋放出來。另一方面，乾沙的鬆散與流動性，也可能引發崩解感，也可能成為危險的素材。玩沙可以降低防衛，放鬆進而達到適度的治療性退行。在象徵母性的沙上工作，就像在生命初期被雙親哺育般的安心感中展現自我。

沙的可塑性與流動性，在形塑沙的過程中，喚起豐富的意象。沙透過觸覺，喚醒了被忽略的人類原初擁有的動物性的、本能的感覺機能。沙透過觸覺直接作用於深度的身體層面，使得身體與心靈得以連結，進而獲得「自我」。沙遊治療，在沙這沈默的療癒者的涵容之中展開療癒之旅。



理事長 邱敏麗
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禾心心理諮商所顧問

第七屆台灣沙遊治療學會大事紀

執行秘書 吳怡萱

2021到2022是動盪不安的年，這段時間全世界經歷了許多難關，而台灣沙遊治療學會也在這動盪中，尋找與適應一個全新的模式。今年疫情再度升溫，自3月以來，新型的變種病毒為台灣的防疫帶來不小的衝擊，原以為能回歸實體課程的我們，也不得不再次改變開課的方式。

2021開始，由於疫情升溫，沙遊治療學會陸續取消實體訓練課程，為了維持會員與學會間的連結，我們開啟了新形式的線上會員聯誼活動。在沈志仁理事的策劃之下，開啟了呼應疫情世界的主題，「變動世界裡的安在一從沙遊治療是混亂和秩序的容器談起」是我們進行的第一場會員線上活動，談論這個世界在經歷疫情的洗禮後，沙遊治療可以如何轉變，也藉由這樣的事件來探討沙遊中的微觀與巨觀。

2021年10月疫情趨緩，北部秋季研討會也能如期舉行，終於能久違的與大家面對面交流。「沙遊治療中的靈性經驗」與大家探討神聖經驗與沙遊療癒，一盤沙、一些物件，帶來的是心底真實的觸動與療癒。

而一年一度的學會年度工作坊，也因為疫情的緣故，僅能以線上授課，雖沒辦法與外國講師面對面交流，但線上授課的便利性，也讓我們能使上百位學員與Dr. Ruffino一同在空中「談情說故事」，從榮格分析心理學觀點談沙遊治療中的移情現象及如何應用。也一起探討沙遊治療中童話角色的意義與理解，並透過童話故事來探討榮格理論的象徵與詮釋。

第十六屆台灣心理治療聯合會，也是首次以線上的模式進行，沙遊學會的老師們透過「疫情時代的沙遊治療」，使大家能更深入了解沙遊治療在疫情世界中能有怎麼樣的發展及應用。

2022年初，疫情趨緩，北區開始規劃一系列的實體會員活動，讓大家在經歷「類隔離」的生活後，能好好的面對面交流。與土地公有約一漫步大稻埕、復活節彩蛋、端午節一龍舟，透過與不同的節慶連結，結合手作的溫度，帶來一場又一場精采的活動。而在實體活動之外，由於疫情仍就動盪，2022年度沙遊學會規劃了許多線上活動，讓在所有地區的會員朋友都能在線上共襄盛舉，參與交流。

以東部為主題的「迴響東海岸」中，於0402太魯閣號事故週年日探討了東部沙遊減壓團體經驗與災難後沙遊協助方案討論在災難現場，助人工作者協助、陪伴、理解、同理，循序漸進與家屬同在，結束任務後的減壓，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除了自我療癒外，更是再次處理自身過去類似傷痛的重點工作。

火一火典儀式體驗與火堆小物件製作中，對於火，不同的宗教給予了不同的定義，不同的定義下又富含了不同的人生意義，火可以毀滅大地、但也可以重生；火讓人感覺恐懼、但寒冷時卻又以火取暖，一體兩面，如此多變。對於火，你的印象是什麼呢？

第三場活動由戴宏基神父用帶有太魯閣族腔調的中文，與我們分享花蓮新城天主堂及其彩色玻璃之文化意象，分享當時的藝術家創作的過程，聽見每幅畫中蘊含的象徵與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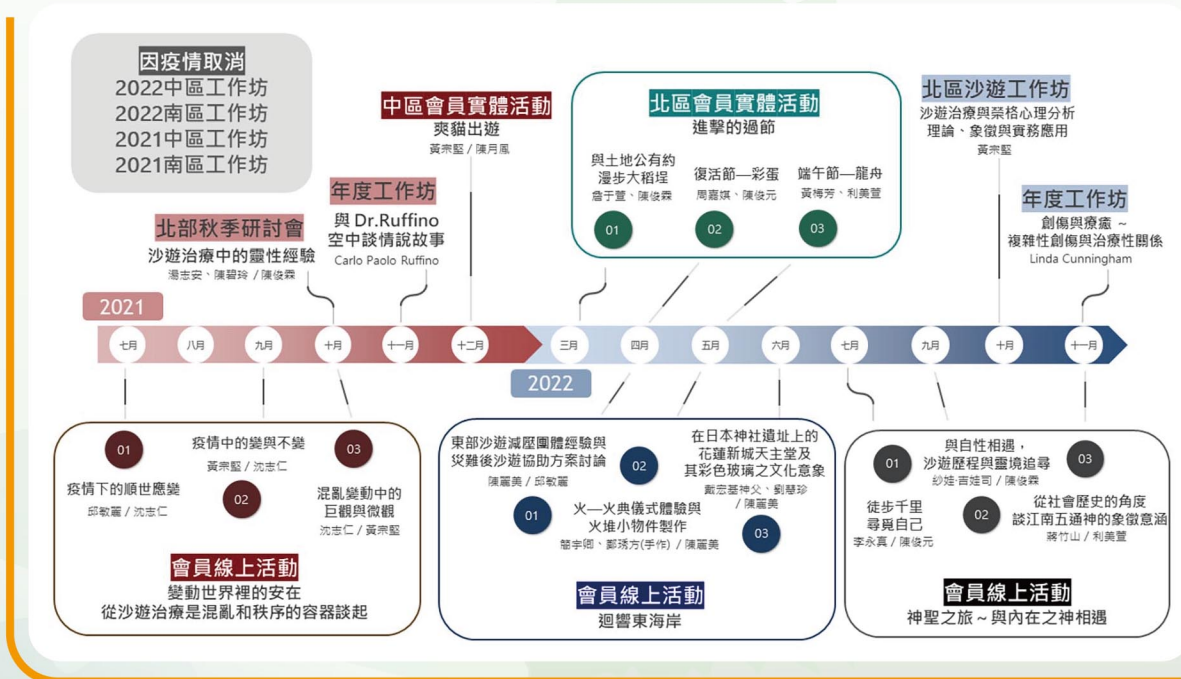
在系列活動「神聖之旅～與內在之神相遇」中，分享自己與內在相遇的歷程。「徒步千里，尋覓自己」永真諮商師分享了為期40天的聖雅各之路「英雄之旅」中，經歷了身體的疲累疼痛與種種困難，愈來愈沉靜於自我，與自己在一起，感受自己的呼氣吸氣，感受當下，用身體感受深刻思索心靈的意義，40天歸來後，是一個不同以往的自己。



「與自性相遇，沙遊歷程與靈境追尋」中，「靈境追尋」在8天7夜的活動中深入深山，感受僅有自己與造物者的世界，使參與者藉著不同情況的象徵連結到自我的無意識。在這可謂極致的孤獨內，在荒郊野外的感官被放大，蟲鳴鳥叫獸音灌入耳中，伸手不見五指，感到害怕嗎？還是感到被大自然造物者緊緊擁護而安心呢？

隨著與疫情的共存生活即將展開，北區沙遊工作坊也將會如期舉行，而本年度的年度工作坊亦會採線上模式與大家在空中相見。這樣現實與線上的生活模式或將持續存在，而沙遊學會與大家的連結也會有所不同，在未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呢？敬請期待吧！





生死相依、循環更迭： 在生命困頓徬徨時，盼沙遊物件連結起你我的心

會員組 吳東彥

這兩年很榮幸在敏麗理事長的邀請下，首度與志仁老師攜手合作，挑選欲贈送給沙學會會員的年末會員禮。為了挑選最具象徵意義的物件，我也正好藉此機會，細細回顧這兩年多來，臺灣人的心靈究竟正在經驗著什麼。2021、2022這兩年，其實充滿了不安與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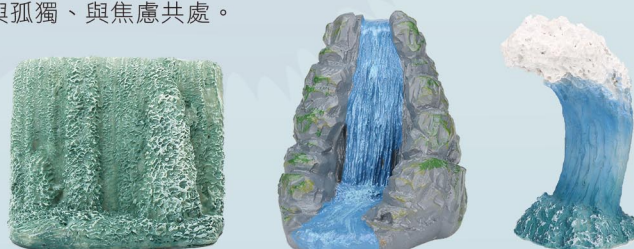
2021年，風雨的不調，讓我們面臨了無雨乾旱的同時，部分地區卻浸泡在豪雨帶來的氾濫成災；我們也一起走過太魯閣號出軌的哀慟。更可怕的是，新冠肺炎入侵了我們的生活。但是，我們並未因此絕望。反之，令人動容的是，許多臺灣人民反而更加珍愛生命，更是珍惜與身邊親友的相聚時刻，並且反身思考生命的意義。或許，我們都在這個生死交迫的夾縫中，學習如何「由死而生」。

因此，2021年，我與志仁老師便決定以「生死」、「乾旱」、「水災」作為挑選會員禮的主題，包括：龍捲風、冰雪奇緣、瀑布、海浪、動物／昆蟲的生命週期，以及西遊記等沙遊物件，期能讓我們謹記此刻的生命經驗所帶給我們的省思與成長。

為什麼是挑選這些物件呢？這是因為：

(1) 龍捲風與冰雪奇緣：新冠病毒之所以令人畏懼，除了它極強的傳染力之外，它的「無形」潛藏著無症狀感染的可能。它曾帶給我們的「未知」也讓我們對於生命感到迷惘。因此，有段時間，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感染，或是避免將病毒傳染給心愛的人，我們選擇閉關在家、足不出戶。這有如同冰雪奇緣當中的 Elsa 避免傷害他人，而將自己冰封於境外之地。但也因此機緣，我們更有機會學習如何與自己、與孤獨、與焦慮共處。

(2) 瀑布與海浪：這除了代表我們當初「久旱逢甘霖」的渴望，「水」有時亦具有滋養與情感的象徵意義。因此，當初挑選此一物件，亦同時象徵著沙遊治療學會祝福每位會員們能夠在當初那段最為艱難的時刻，也不忘時時照顧、滋養自己焦慮困頓的心靈。



(3) 生命週期之相關物件：生命之所以堅韌，在於我們縱使面對病毒、死亡與乾旱的威脅時，我們並未就讓自己坐困其中，而是努力尋求解方，並且在其中思考生命的意義，最終能夠「由死而生」，再次蛻變、轉化、成長。



(4) 西遊記物件：「個體化」一詞雖是提醒我們要活出如其所是的自我，但是個體化的達成卻少不了自己與他人的親密連結。正如三藏法師能夠經歷一切災劫，最終至天竺取得真經，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師徒四人的相互扶持。對應2021年充滿紛亂與變動的天災人禍當中，我們都無法獨自突破生命的困頓，而是必須共同攜手走過。

經歷了2021年的「由死而生」，2022年又帶給我們何種生命課題與挑戰呢？雖然新冠肺炎已不再對我們的生命構成巨大的威脅，乾旱與洪災亦不再，某種程度而言，我們似乎已經從苦難中再度重生。但是，生命絕非是靜止不變，而是持續充滿變動與挑戰的。如今，正當我們開始學習與病毒共存之際，烏俄戰爭的開打卻又替我們逐漸平靜的心靈投下一枚震撼彈。有段時間，全臺人民皆對此感到憤慨，亦有人感到惶惶不安，深怕此一戰爭的開打將影響兩岸關係。再加上後來發生的共軍演

習，亦讓我們擔憂生命安全受到危害。因此，今年學會選擇以「重生」與「戰爭」作為會員禮的挑選主軸，並且選定涼傘、戰士、生命樹、浴火鳳凰、奇美拉與死神等象徵物件。

何以我們挑選這幾個物件呢？這是因為：

(1) 戰士、奇美拉與死神：在疫情與戰爭下，人類都是活在「深層的恐懼」之中。我們除了挑選戰士作為戰爭的象徵；「死神」則象徵人們對於死亡的懼怕。此外，在許多神話與傳說當中，「奇美拉」象徵著人類心靈中的深層恐懼。甚至在某一些傳說當中，奇美拉是某個火山的擬人化，在當地象徵著「危險」或是「對生命的危害」。



(2) 涼傘：在臺灣戰爭歷史與神話當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媽祖曾顯靈用祂的裙襬擋下炸彈，保佑人民。「涼傘」是在神明出巡的時候在前方幫神明引路，同時也具有護佑人民平安，和生生不息的象徵意義。

(3) 生命樹與浴火鳳凰：在即將邁進後疫情時代的我們開始努力與病毒共存。無論當今我們面對的戰爭或疫情，都可以以「生命樹」與「浴火重生的鳳凰」重新思考生命的更迭與循環。



走進2022年末，我們又要再度迎接嶄新的2023年，不曉得我們又即將面臨何種挑戰。但是，臺灣沙遊治療學會期許我們能在面對種種的紛亂、困頓時，都能不忘往內探尋護衛、扶持自己的力量，並找到心中那把能為自己遮風避雨，撫慰自己的涼傘！

臺灣沙遊治療學會這兩年都以隨機寄送的方式，將會員禮寄送給您。無論您收到什麼樣的禮物，或許都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共時性，看看眼前的小物件想對您說說什麼話。雖然年會的舉辦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無法讓大家實體相聚，但學會也期盼透過沙遊禮品，將我們重新連結起來，並共同邁向全新的2023年。

敬祝 身心均安！

沙學會員組 吳東彥敬上

記2021-2023沙學會員線上活動 成為陪伴的力量

會員發展組召集人 沈志仁

會員發展組：

北區：俊元 · 東區：麗美

中區：月鳳、東彥

南區：敏慧、慧瑩

2021年5月疫情如烏雲籠罩，
改變了日常與尋常，
唯生命的小草仍找尋隙縫與陽光。

網路是無形的橋，
改變了慣常與尋常，
連結起隔絕的孤島。

局限的時空下，
是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
因著想像而無中生有。

會員活動期能破雲而出，
闢一方可交流可棲息的淨土，
越過北東南中與你我對話。

活動與感動在每次的當下，
眺望未來，盼它
成為沙學經常的進行式...

變動世界裡的安在
從沙遊治療是混亂和秩序的容器談起



第一場 07.20 (二) 20:00-21:30
疫情下的順世應變：沙遊治療的省思與對話
主講人：邱敏麗 / 主持人：沈志仁

第二場 09.11 (六) 10:00-11:30
疫情中的變與不變：
當沙遊治療少了沙盤/精神分析少了躺椅時
主講人：黃宗堅 / 主持人：梁信惠

第三場 11.09 (二) 20:00-21:30
混亂變動中的巨觀與微觀：
沙遊治療的大世界與小世界
主講人：沈志仁 / 主持人：黃宗堅

報名連結



Taiwanese Society for Sandplay Therapy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2022線上會員活動

迴響東海岸

4/2(六) 19:30-21:00

東部沙遊減壓團體經驗與災難後沙遊協助方案討論
~於0402太魯閣號事故週年日

主講人 陳麗美 / 主持人 邱敏麗

5/31(二) 19:30-21:00

火—火典儀式體驗與火堆小物件製作
靈性火典儀式分享與體驗、淺談宗教中火的象徵及線上手作教學

主講人 簡宇卿、鄭瑋方(手作) / 主持人 陳麗美

6/28(二) 19:30-21:00

在日本神社遺址上的花蓮新城天主堂
及其彩色玻璃之文化意象

主講人 戴宏基神父、劉慧珍副教授 / 主持人 陳麗美

掃我報名



TSST 2022

神聖之旅~

與內在之神相遇

北區會員線上活動

7/11

19:00-20:30

徒步千里，尋覓自己

從聖雅各之路的身體經驗談心靈成長

主講人：李永真 / 主持人：陳俊元

9/5

19:00-20:30

與自性相遇，
沙遊歷程與靈境追尋

主講人：紗娃、吉娃司 / 主持人：陳俊霖

11/14

19:00-20:30

從社會歷史的角度
談江南五通神的象徵意涵

主講人：蔣竹山 / 主持人：利美萱

報名網址



疫情的煉金鍛煉

詹于萱/臨床心理師

我有一位獨自居住在美國的朋友說，他在去年被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時美國的疫情非常嚴峻，他已經發燒了整整十天卻還是無法入院治療，只能待在家中養病。

他的家庭醫師也染疫身亡了，問了其他醫生朋友也愛莫能助，只有提醒他要多喝水、多睡覺、多出去曬曬太陽，若發現自己快要喪失意識，要趕快打電話求救。

他說，他在重症期間求助無門、被放在家裡一個人等死的時候，真的經歷很多難以對他人言明的心理歷程，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些內涵。總之，病好之後，他突然一改過去消極的作風，很多過去想做卻沒做事情，他都開始付諸行動了。

從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全球已有兩億多人受到感染，有四百多萬人因染疫死亡。在美國的染疫死亡人數，截至2021年十月已有四十幾萬，已經超過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僅次於1861年的南北戰爭，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其他國家的疫情也同樣嚴重，而全世界的人們在這段時間經歷的各種痛苦，我想，再多的統計數字可能都道不明白。

這一波的新冠疫情不但造成大量實質（肉體）上的死亡，也讓存活者在心理上經歷了其他層面的死亡，例如失去親人的痛苦、過去生活模式的終結、職業型態改變、健康的受損和嚴重的經濟損失。在強大的生存焦慮席捲而來之時，人們意識到自己若是想要活下去，勢必不能再繼續原來的生活方式了，為了對抗，必須做出立即的改變。而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把自己關（躲）起來，做到物理上的與世隔絕。

2021年的台灣已經無法像2020年這樣安然度過了。就算大家都謹慎小心地注意著，台灣從2021年五月開始，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還是急速上升到每日確診數百人，死亡人數比居高不下，而且更令人害怕的是，疫苗遲遲不來。這對一直都很願意遵從政府防疫指令的台灣人來說，發現就算做得再好，都還是難以逃脫疫情流行的命運，挫折感和不安感非常強烈，網路上充斥各種對立言論，人心惶惶。

從五月到九月，多數人很主動地暫停社交活動和戶外運動，把自己關在家裡，只和家人一起（或獨處）、吃很多東西、追劇看小說或讀書、大量的睡覺，同時還要存有“外面到處是病毒、不要接觸其他人而被染疫”的警惕感。本來這樣的態度在過去是被視為非常不健康的，但現在，這樣的做法反而帶著最健康的期待，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活下去。

於是，煉金於焉展開。煉金術士開始煉金的第一步就是：把原始物質放入器皿中，帶著有朝一日可以看到黃金被煉成的期待與相信，再透過各種加熱、催化或其他難以被理解的化學方式，催動轉化物質的動力，改變本質。

若是想要突破和改變，進而達到心靈轉化的目的，的確無論在現實上或心理上，暫時的“拘禁”或“關束”似乎是在所難免的。無論哪種加工和實驗嘗試，都需要在穩定且保護的空間中進行才能確保不受干擾，順利進行，達到「煉金」目的。

因疫情的推波助瀾，讓大家不得不被直接推進了煉金的器皿裡，把自己關起來，收束所有心思，一動不如一靜。

在這樣的條件背景下，有的人經歷了鍛燒加熱（例如染疫或疫苗帶來的持續發燒或各種症狀，或解放被壓抑的憤怒等）、有的人經歷了蒸發（例如一段自己過去想都不敢想的放鬆與休息、真的放下某些執念等），有的人經歷了溶解和凝結（例如使用網路等其他方式來完成工作與社交，徹底改變生活型態、信念重建等），每個人都因為這段擋不住的黑暗且混亂的黑暗之流（Nigredo），而在各自不同的煉金狀態中快速進展著，走向蛻變之路。雖然不知未來，但是只要帶著期待和相信，我們的心靈自然會引領我們走向自己的路途。

禍福相倚，當我們很辛苦地熬過這段時間後，可以在未來迎接到什麼呢？

煉金術士想要的是黃金，那你呢？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從榮格心理學視角解讀牛郎織女傳說故事 II

黃梅芳/榮格分析師 諮商心理師

神話、童話與我的淵源

從小，我就喜歡故事，無論是媽媽說的睡前故事，或是聽故事錄音帶，我都聽得津津有味。等上了小學，開始學習注音符號後，開始閱讀怪盜亞森羅蘋、福爾摩斯、孤兒流浪記、以及西遊記、封神演義、水滸傳、鏡花緣等。小學三升四年級的暑假，我學會騎腳踏車，於是跟弟弟兩人一起騎到附近的兒童圖書館看書，一直到下午圖書館關門再回家。現在的我已經記不得這些故事細節了，但是那種沈浸在故事中那種滿足感覺，一直留存在心裡。

開始接觸分析心理學後，知道榮格看重童話的重要性，心裡雀躍不已，那種感覺彷彿是我這個人從內心深深地和這個學派有某種連結，也同時被包圍在一種熟悉又陌生氛圍中。

牛郎與織女的故事背景與內容

嚴格地說，中華文化是沒有「童話」的，我們有許多的傳說和神話故事。在這許多神話、傳說故事中，我想先說說「牛郎與織女」的故事。牛郎與織女，是中華文化中淵遠流傳的故事，並列於中國文化的四大傳說之一，最早見諸於文字是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詩經》¹《小雅》大東篇。

《詩經》的採集與編輯時間，約莫是中國的周初至東周時期，橫跨約五、六百年。據其記載，「牽牛」（星）²、「織女」（星）³僅是天上的兩個星宿，依著農耕信仰、治絲文化而被命名。而後發展成具體的傳說內容的時間，根據眾多學者的考據，大約是在中國的東漢到南北朝之間（A. D. 226~563），意即距今約1800~1500年前。換句話說，牛郎織女的傳說，從只是星宿名稱，逐漸發展故事內容，到最後加入的鵲橋相會情節，整個動人的愛情家庭故事完備，是漸進發展的。

「牛郎織女」傳遞至今，在不同的地區雖有不同版本，但是主要內容結構差異不大。以下是我自小知悉的版本：

天上住著七個仙女，她們用神奇的絲織出了美麗的雲彩，隨著季節的不同而變幻顏色。她們穿著的衣裳稱為「天衣」，穿著「天衣」就可以自由地在天上和大地之間來往。這群仙女中最小的一位被喚為「織女」，她是最美麗也是手藝最棒的一位。

在大地上有一位年輕的牧牛郎，他父母早逝，常受兄嫂虐待，後來兄嫂決定分家，他只得到一匹殘弱的老牛，年輕的牧牛郎就如此和老牛相依為命地過著寂寞貧窮的生活。

有一天，老牛突然說話了，牠告訴牛郎天上的仙女們將到大地上的河裡洗澡，要牛郎趁她們洗澡的時候去偷織女的天衣，這樣織女就不能上天而可以成為牛郎的妻子了。

那一天，織女和她的姐妹們果然來到河裡洗澡，牛郎從蘆葦裡跑出來，從岸上奪了織女的衣服，其他的仙女都因為這個陌生男子的出現而急忙地穿上天衣跑了，僅留下因為衣服被拿走而無法上岸的織女。牛郎告訴織女，如果她同意嫁給他，他便答應歸還她的衣服。織女應允了，於是成為牛郎的妻子。

牛郎與織女婚後，男耕女織，生活過得相當幸福美滿，並且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夫妻原以為能在人間白頭偕老，可是仙女和凡人的戀愛悲劇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天帝發現織女擅自和地上的牛郎結婚而非常憤怒，於是派遣了天兵天將將織女抓回天庭問罪。

牛郎回家，發現織女已經被帶回，留下兩個哭泣的孩子，這時候老牛對牛郎說：「凡人是不能上天的，只有一個辦法你可以上天，就是把我殺了，剝下我身上的皮披在身上。我已經是不能工作的老牛了，感謝你還這麼仁慈地養著我。現在，請你趕快殺了我吧，這是我唯一能報答你的事了。」

牛郎無論如何是不忍心殺了這隻為他工作一輩子的老牛的，於是老牛便自己撞頭而死，牛郎悲痛萬分地剝下老牛的皮披在身上，並且用籬筐挑起了兩個孩子上天追趕織女去了。眼看著就要追上織女，但正當孩子伸手要拉住織女衣袂時，半空中忽然伸出了一隻巨大的手——原來是天帝的妹妹西王母著急了，她拔下了頭上的金簪在空中一劃，便在牛郎和織女之間出現一條波瀾滾滾的大河……

對著面前的大河，牛郎的小女兒說「我們用瓢來舀乾這河裡的水吧！」於是三個人就這樣一瓢瓢地舀著那滔滔銀河的水……這種愛情與親情終於也感動了天帝，於是允許他們每年七月七日的夜裡渡河相會。烏鵲為了成全他們的愛情，於是自願擔任以身搭橋的任務。⁴

¹ 《詩經》The Classic of Poetry, also Shijing or Shih-ching, translated variously as the Book of Songs, Book of Odes, or simply known as the Odes or Poetry (Chinese: 詩; pinyin: Shī) is the oldest existing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try, comprising 305 works dating from the 11th.

² 星宿名「牽牛」"The Herd Boy Star" 對應的是西方的天鷹座(Aquila)主星Altair。

³ 星宿名「織女」"The Weaving Maiden Star" 對應的是西方的天琴座(Lyra)主星Vega。

⁴ 轉載並編輯自王孝廉（1977）《中國的神話與傳說》台灣：聯經，p.217-219。

Archetypal Images in Chinese Folk Belief : The Story of Mazu

Part One

Mon-hsin Wang Flahiv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any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archetypal images in mythology and folk stories such as Campbell (1968) and von Franz (1997). Compared with western mythology and folk stories; however, the archetypal images in eastern thought and folk stories seemed not to be discussed as widely, especially aroun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Asia. In this article, I will introduce a famous goddes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China: Mazu, and explore the archetypal meanings of Mazu and her stories. Four aspects of the archetypal meanings in her stories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the heroic journey of Mazu, the transcendence process, and Mazu as a symbol of wholeness.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 reflection in Mazu's story is also discussed.

The Life of Mazu

It is believed that Mazu (also spelt as Matsu) is the goddess of the ocean who would protect people traveling in the ocean including fishermen and sailors. She was born in a fishing village in the south eastern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ound 960AD) (Huang, 2005). She had six sisters and one brother, and she was the youngest one. Before she was born, her mother had a dream. In the dream, a deity appeared in front of her mother. The deity told her mother "because your family has done a lot of charity work, I am going to give you a special gift." The deity gave her mother a pill to take, and her mother was pregnant with her soon after. Her parents wished that she would have been a boy before she was born because they only had one son to carry on their family name. Although her parents were disappointed that she was not a boy, they still thought she was special because many unusual things happened around her (Taiwan Historica, 1996).

Her original name was Lin Moniang. Moniang, in Chinese, (默娘) means "silent girl." She was given this name because she did not cry aloud like other babies when she was born. She was very quiet even when she was one month old. It is said that right before she was born, there was a red light coming into the room and the light was so bright that it lit the whole room.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smelt incense out of nowhere in that room (Taiwan Historica, 1996).

She had shown her intelligence since she was young and would memorize the books she read just once. She was also a good swimmer. When she was thirteen, a shaman, Xuan Tong, often came to visit her family and told her that she had the potential to be immortal and should enhance herself spiritually by practicing some mystiques. The shaman taught her the xuán wēi mystique, and she learned it very quickly (Huang, 2005; Taiwan Historica, 1996).

When she was sixteen, she and her girl friends were using the well as a mirror to see themselves. Suddenly, a deity came out from the well with two talismans. All of her friends were very scared and ran away. Moniang calmly received the talismans from the deity and taught herself how to apply them well. After that, she was able to detach herself from her own body to assist people in need.

For example, she could fly over the sea to save people from drowning. During the drought, she set up an altar and prayed to the gods. Her prayer was responded to and it rained. She also had the mystical healing power to cure people's illnesses. She always wore a red garment to guide the ships home on the seashore even in the most terrible weather. She would also predict weather and notify sailors whether or not it was a good time to depart (Huang, 2005; Taiwan Historica, 1996).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when she was sixteen, her father and brother traveled at sea and encountered a tempestuous typhoon. She was at home sitting at a loom weaving when they were about to be drowned. She went out to save them while she appeared to be in a trance. Her mother thought that she was ill and woke her up when she was holding her father and her brother trying to save them from drowning. Because of the distraction from her mother, she dropped her brother. That brother was drowned as a result (Taiwan Historica, 1996). Moniang was very sad and sailed out with her mother to search for her brother's body. A school of fish gathered and appear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stormy ocean. People on the ship were scared, but Moniang knew that these fish were there to greet her. Suddenly, the ocean water became very clear and her brother's body surfaced (Huang, 2005).

Because Moniang wa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her community and was very open to using her spiritual power to help people in need, community people often came to her if they were tormented by monsters or evil spirits. In order to help these people, Moniang went to different places if needed and subdued several monsters, demons, and evil spirits. They became her subordinates and assisted her to rule the sea creatures. For example, a sea monster, Yan Gong, often raised huge waves and destroyed ships. Once Moniang went in a trance and traveled on a boat in the East Sea. Yan Gong raised huge waves trying to destroy Moniang's boat. Moniang confronted Yan Gong, and they got into a fight with their magical power. Yan Gong became a dragon and attacked Moniang. Moniang overcame Yan Gong with a magical rope. She tied him up tightly and made him float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Yan Gong submitted himself to Moniang. Moniang ordered him to rule the sea creatures in the area, and he became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sea creatures under Moniang (Taiwan Historica, 1996).

The most famous legend is the surrender of Qianli Yan (千里眼 Thousand Miles Eye) and Shunfeng Er (順風耳 With-the-Wind Ear).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were two demons who tormented people in the villages, especially women. Qianli Yan has very good eye sight and can see things which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Shunfeng Er has very good hearing and can hear sounds from thousands miles away. They have very ugly and ferocious appearances. Qianli Yan has a red face with two horns on top of his head.

Shunfeng Er has a green face with only one horn (Huang, 2005).

Moniang pretended to be one of the village women working in the field and waited for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to show up. They thought she was a common villager, and wanted to assault her. Moniang used her silk handkerchief to catch them. They surrendered, and promised not to assault the village people any more. Moniang believed them and let them go. Two years later,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showed up again at sea, and Moniang defeated them one more time. They asked to follow Moniang as guards and assisted Moniang to find suffering people with special talents. With their help, Moniang could know where people need help even if they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Huang, 2005).

The other example is how Moniang subdued an evil spirit using talismans. People in Gao Li suffered from a mysterious illness and asked Moniang to cure them. Moniang gave people talismans with special power and told them to put the talismans on the bedhead of the sick people. The evil spirit could not stand the power of the talismans. He was transfigured into a bird and flew away. The bird hid on a tree and exhaled black air.

Moniang used spelt water to spread on the bird and caught it. The bird turned into a piece of dry wood. Moniang burnt that piece of wood with fire. Eventually, the evil spirit showed its true appearance and begged Moniang to take him in as a subordinate (Taiwan Historica, 1996).

There are several stories about her being a goddess or her death. In one version, she did not really die. She flew to heaven and became a goddess. When Moniang was twenty eight, she said good-bye to her family and told them that she was going to climb a mountain next day. She prayed and chanted before she left home. She climbed to the peak of Mei-fong Mountain. With heavy clouds surrounding her, she became a white light and went with wind. In another other story, it is said that Moniang died at age 16. She swam far into the ocean trying to find her brother's (or father's) body and died of exhaustion. Her body washed ashore on Nankan Island (Huang, 2005). In both versions, people believed she became a goddess after flying to heaven or after her death.

After she became a goddess, local people built a temple on the peak of Mei-fong Mountain to worship her in order t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Huang, 2005). Moniang has been given many names to honor her, such as Mazu (Mother-Ancestor), Tian Hou (Heavenly Empress) (Huang, 2005), and Tian Fei (Heavenly Princess Consort) (Taiwan Historica, 1996). Mazu is the most popular name. She is called "Mazu" (Mother-Ancestor) because people believe that her compassion and love is just like the ancestral mother (Huang, 2005).

Deified Mazu continues to assist and rescu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In late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as an epidemic and many people died. Mazu appeared in front a resident, Li Benjia, close to White lake. Mazu told him that she came to help with the Heavenly God's permission. She directed Li Benjia to dig a well with clean water to cure the epidemic. Li Benjia told his fellow people to dig a well as Mazu directed. They drank the water and were healed (Taiwan Historica, 1996).

Another other famous example is related to Zheng-he in Ming dynasty. Zheng was a famous adventurer in Chinese history. He was ordered by the emperor to ship out to explore the unknown areas of the world. He led more than 27,000 people and had more than 100 ships sailing with him. These ships confronted a severe storm around Thailand. The wind was very strong and the ships were about to be destroyed. Suddenly, he saw a goddess, Mazu, standing on the mast and the strong wind and the huge waves ceased. Zheng he was very grateful and set up a shrine on the ship to worship her. He also reported this incident to the Ming emperor and the emperor had people build several temples to honor her (Huang, 2005). Many temples dedicated to her were erected across Mainland China. The worship of Mazu later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Southern Chinese inhabitants (Huang, 2005). The worship of Mazu is the most common folk belief in Taiwan (Huang, 2005).

The Manifestation of Two Face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It is easy to observe that Mazu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Jung (1970) has discuss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and the ambivalent attribute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A mother image is associated with maternal solicitude and sympathy, the magic authority of the female, and the wisdom and spiritual exaltation that transcend reason (Jung, 1970).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helpful instinct or impulse, all that is benign, all that cherishes and sustains, and things that foster growth and fertility" (Jung, 1970, p. 16). Bradway, Chambers, and Chiaia (2005) emphasized nurturing part of a mother image and believed the unconditional security and a sense of safety through the motherly love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child to grow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Neumann (1963) elaborated the greatness of the mother. He stated:

The feminine appears as great because that which is contained, sheltered, nourished, is dependent on it and utterly at its mercy. Nowhere perhaps is it so evident that a human being must be experienced as great as in the case of the mother. A glance at the infant or child confirms her position as Great Mother. (p. 43)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ther image may represent something secret, dark, and threatening. Jung (1970) pointed out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and associated the mother with "the world of the dead, anything that devours, seduces, and poisons, and that is terrifying and inescapable like fate" (p. 16). Neumann (1963) referred to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as the Terrible Mother and suggested that the symbolism of the Terrible Mother draws from the inside: the unconscious. Chambers (2005) talked about the Bad Mother by giving us many examples in myths and legends such as Lilith from Kabbalistic tradition and the black Kali in Hindu culture.

The negative feelings of a child towards one's mother may have reflected the reality that the mother puts her own needs before the child's and the child feels deprived or hurt. However, the dark side of a mother image may also partially reflect the totality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We all have the negative part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within ourselves for foste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hile encountering our own personal mothering experiences. Experiencing the "bad mothering" w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a child to develop one's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 However, most of the time, this is not realized consciously. Chambers (2005) concluded that:

Every human child is wounded when it meets the humanness of its mother that is the experience of a mother who does not act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ld's needs. This is experienced as deprivation and rejection, needed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development, but in our present context considered bad. (p. 104)

Apparently, Mazu symbolizes the caring and loving side of the Great Mother. She is a keeper and guardian for the people in fishing villages. She guided ships home safely wearing the red garment. She was determined and strong in confronting the unpredictable weather. She is a savior of mercy helping fishing men and sailors in danger. She has the ultimate power to stop the waves and wind and defeat the monsters and evil spirits. She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d and had healing power. These descrip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maternal solicitude and sympathy and the magical authority of the female, and the wisdom and spiritual exaltation that transcend reason that Jung (1970) mentioned.

On the other hand, Mazu is the goddess of the ocean. The ocean represents the dark and devouring side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The ocean is a symbol of a mother (Circlot, 1971). The ocean is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the generation of all life," and all possibilities begin in the ocean (Circlot, 1971, p. 241). However, a stormy ocean would be very destructive and deadly. The ocean can swallow or destroy all of the things it creates. It is why Jung (1970) and Neumann (1963) would associate the mother image with "the world of the dead" and "the vessel of death."

The ocean is unpredictable and has its own rhythm. The ocean does not change how it works to meet human needs.

Fishermen, the children of the ocean, have to sail out to the ocean in order to survive. Inevitably, they have to confront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ocean for getting what they want. There are risks, and the process would be dangerous.

Nevertheless, fishermen get nourished and grow at the same time. A child who experiences bad mothering may feel hurt and wounded, but this experience could b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one's own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ocean stands for "the sum of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one plan of existence" includ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tentialities (Circlot, 1971, p. 241).

Paradoxically, harmful and hurting experiences coul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and the act of caring and having concern may have reverse effects. The huge waves and strong wind of the ocean could kill fishermen but also help them to be skillful and experien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huge waves and strong wind of the ocean prevent the fishermen to exhaust the resources of the ocean.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of Moniang's mother worrying about Moniang being sick. She did not know what her daughter was doing in front of a loom. Moniang's mother impulsively wakes her up from a trance. This act hinders Moniang's mission of saving her brother.

In short, Mazu, the goddess of the ocean, manifests the two face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One face is easily recognized as the caring and compassionate mother figure. However, just like what Neumann (1963) pointed out, the Terrible Mother is unconscious. The ocean stands for the unconscious (Circlot, 1971). Unconsciously, Mazu may also represent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or the Terrible Mother.

References

- Bradway, K., Chambers, L., & Chiaia, M. E. (2005). *Sandplay in three voices*.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irclot, J. E., Sage, Jack et al. (1971).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Huang, C. (2005). *The story of Mazu*. Taiwan, Taipei: Good Readings.
- Jung, C. G. (1970). *Four archetypes: Mother, rebirth, spirit and trickst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umann, E. (1963).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iwan Historica. (1996). *Records of Tian Fei*. Taiwan, Taipei: Taiwan Historica.
- von Franz, M. (1997). *Archetypal patterns in fairy tales*. Toronto, Canada: Inner City Books.

沙遊治療學會冬季工作坊

「Dr.Ruffino 空中談情說故事」參與心得

謝依婷/禾心理諮商所個案管理師

過去一直對沙遊充滿好奇，但遲遲尚未有機會實際學習，這次有幸藉著敏麗老師的邀請，讓我可以在這一天，與大家一起在線上參與童話與沙遊治療這門課。

在這之前，與沙遊的接觸，僅僅停留在與沙盤偶爾短暫的相會裡，辦公室旁恰好有一個沙盤，在工作的繁忙之間，偶有機會，可以停留在那盤沙前，或許隨意地擺放物件，或許單純用手來回撫著，感受沙子在手掌下、手指間穿過的觸感。沙遊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好像親近，又是神秘，而這個課，讓我得以稍稍靠近沙遊一些。

第一天的課程，一連觀看了許多Ruffino老師分享的沙盤，老師透過沙盤中當事人所使用的物件、物件擺放的方向、位置、整體視覺的方向性、以及治療師本身的直覺…等方式來詮釋沙盤，同時，Ruffino老師也不斷地提醒著大家，隨著不同的理論、不同的治療師，詮釋的方式是相當多元，我們需要小心謹慎的使用理論，並且不要忘了與當事人核對。這也稍稍回應了自己在聆聽老師的詮釋時，對當事人主觀的詮釋在治療中的位置是甚麼的這個疑惑。除了沙遊理論的學習之外，這一天晚上特別喜歡老師所說的，沙盤是當事人與治療師兩人共同的臨在，透過覺察自身的感受，讓內在深處得以在沙盤上一層一層的浮現出來，自己也就停留在這個既安靜又專注的時刻，期待第二天的到來。

第二天的課程主題是沙遊治療與童話故事，透過Ruffino老師講解童話角色在潛意識中可能代表的議題或是狀態，得以用不同的角度來觀看童話故事。聽著老師用角色、故事的情節等方式來說明案例時，心裏不斷出現「堆疊」與「立體」兩個字，事件以及人的樣貌是立體且複雜的，但故事的角色卻是單一的，不同的童話故事、多元的角色在沙盤中彼此互補的呈現，得以用更完整的視角來觀看人們內在世界的豐富與層次。

透過老師分享當事人在治療歷程中沙盤的變化，呈現了一個人內在豐富的樣貌及轉變的歷程。同時，也因為更多的看見，帶來更多的好奇與神秘。看見、豐富、好奇、神秘，或許是在這一次課程的洗禮之後，心裡留下的幾個感受，而這感受，也讓我對沙遊這門學問更加好奇與嚮往，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在沙遊的世界裡面有更進一步的學習與認識。

Transference and Projection 移情與投射

- Transference is only another word for « projection ».
- 移情只是『投射』的另一種說法。
--Jung C.G., CW, 16, par. 524
- The material projected in the 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 may pertain to the personal unconscious (shadow, complexes) and to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rchetypes, as the Saviour archetype or even the Self).
- 在移情-反移情關係中所投射的素材可能與個人無意識（陰影、情結）和集體無意識（原型，像是救世主原型甚至自性）有關。



大稻埕輕鬆行

常務理事 陳俊霖



學習沙遊治療與榮格心理學有趣的面向之一，就是在於除了工作上對個案的深入思考之外，平時也非常需要積累對歷史與文化的薰陶：諸如童話、神話、宗教、儀式等等，都是值得沙遊治療師關注的材料。也因此，今年台灣沙遊治療學會的會員聯誼，安排了一系列以「節日」為主題的活動，例如後續在四月選擇了西方的復活節、農曆五月選了華人的端午節。而開春的第一棒，我們則選了很具有台灣本土風味的土地公生日，加上這兩年大家在疫情的影響下往往都在室內悶壞了，所以搭配前往台北古老的發展中心「大稻埕」一遊，讓歷史與文化結合，做為這一次活動的主題。

活動的日期，就選在農曆土地公生日的次一日。這是一個週末的午後，雖然參與的人數不多，但同是沙遊的愛好者，且大多彼此互相認識，也有一位是外地前來台北而

年輕一點的同好，彼此一陣寒暄後，由從小在這個老市鎮區長大的伙伴以地主之姿帶隊，大家邊走邊聊，舊人招呼新人，在地的照顧外來的，充分發揮老台灣的人情味，氣氛很快就打成一片。

大夥從北門站出發，一面在帶隊伙伴的引導下，一起想像著在三百年前，眾人從台北城內出城北門，向北往城郊走去，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大稻埕在過去三百年，可謂是城外北郊一個因港口航運興起的市鎮，並在台灣的發展歷史上，曾是布料、茶葉、各色南北貨集散的貿易重鎮。在領隊的引導下，大家發揮想像力，穿梭於十九世紀末期的興起，二十世紀的繁華，乃至二十世紀末期的衰落，以及近年文青化觀光的復興。其間更鑲嵌著1920年代以後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覺醒，1940年代末期的動亂。大稻埕的旅行，就彷彿走過台灣近三百年開發史的縮影。

而大稻埕最著名的信仰中心：霞海城隍廟，更是此行的重點。霞海城隍廟香火鼎盛，眾人回想兩百年來這裏眾商雲集，商人們在此聚集，祈求神祇保佑生意興隆，也包括商人夫人祈求老公安分不要在外亂搞，近年此廟更以向月下老人求感情而聞名。而霞海城隍廟又同時連結著附近五間土地公廟，做為其出巡時的五路軍營，大家才知道，平常在台灣四處遍布的土地公廟，也有可能和上司「城隍爺」是相屬的組織，也算是古代的官僚架構。人類心靈最關切的幾個情結，透過神祇賦予人格而顯化，果然是跨文化、跨世代的集體必然。

當然在活動過程中，還看了幾間著名的傳統建築，遙想當年冠蓋雲集，此處就是台灣商人展現人生成就的高級住宅區，一棟棟高於一般平民的三層樓房佇立於這一帶，甚至立於河岸景觀第一排，俯視碼頭的工人，想像中的畫面，讓我們似乎也同理了這些商人努力一生的心情。

這一次的活動幸運地在疫情的空隙中圓滿辦理完成，輕鬆而充滿文化氣息。也不免購買一些在地土產和品嚐特色美食。土地公那最在地、最生活化的信念，也在這一次的旅行中獲得發揮。



線上活動心得

陳怡瑩/專任輔導老師

火，五行元素之一，在現代的生活中取得容易，很少人會質疑擁有火是一件罪惡的事，可想而知，使用火是如此司空見慣，殊不知在遠古時代，火會像蜀犬吠日般難以想像。在歷史的進程中，火於文明而言是催化與推進的助手，是早於文字記載前便出現的元素，在東西方歷史中更有神話記載，例如中國有燧人氏鑽木取火、西方則有普羅米修斯盜火，神話裡的火是如此珍貴，像是曙光般照亮一片黑暗大地，帶來生機蓬勃發展的可能，而火於我而言，卻不如此上述歷史如此正向，

如果火是光明、溫暖、和煦、明亮，那破壞、毀滅、湮滅、黑暗則是火可能帶來的恐懼，帶著對火的敬畏，我相當期待5/31的會員活動『淺談宗教中火的象徵及火典儀式體驗與火堆小物件製作』。



此次會員活動的上半段邀請簡宇卿心理師參與火象徵的分享，在這次分享中，簡宇卿心理師分述了關於火的正負向象徵，包含火作為神、太陽、慾望、刑罰等等，在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中都各有不同的象徵，雖名為淺談，但簡宇卿心理師旁徵博引，內容涵蓋各式的宗教經典，藉由她的口說，才稍微平衡了我對火的敬畏，明瞭了在宗教的經典中，崇敬的神可能在火中顯現，展現神蹟，甚而認為神乃烈火，火雖會帶來毀滅，但也與重生、淨化息息相關，最重要的獲得應該是「任何原型都具有其二元性，甚而有其超越功能」，而火的超越功能便包含轉化、淨化、淬煉、溝通與傳遞，說來都顯得興奮了，興奮於我擴展了對火的想像。

下半段是製作火堆小物件的活動。線上活動前的準備為我帶來了意外的喜悅和新的視野。線上活動的前一天下午，我在陽光不那麼辣的時候走出辦公室，在陽光下伸了伸懶腰，這是非常難得又新鮮的嘗試，我走進校園一隅的樹旁，蹲下來挑選著地上散落的樹枝，好像很久沒這麼靠近大地之母了，莫名感動，帶著精挑細選的樹枝們來到當晚的線上活動，還準備了熱熔膠、紅黃壓克力顏料和保麗龍膠。一開始我用三枝樹枝交叉成三角狀作為底部，等待其穩固之餘，我們開始剪下熱熔膠，將其塑成具有尖端且不規則的形狀，再畫上紅黃色的顏料，沒想到這樣簡易的方式就體現了火苗在火柴上燃燒的樣子，覺得甚是喜歡，最後再組裝全部材料，就完成了小火堆呢！

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在線上經驗了理論的淺談再加上手作體驗，我真是滿足不已，腦子還轉著關於火的象徵，手上的小火堆也共時著，像是大地之母伴著我們一晚上般如沐春風，我決定把小火堆放在床頭前，細想著，也許夢裡我也會如浴火鳳凰般在火中顯現並展翅高飛。

回應線上會員活動

火典儀式體驗與小物件製作

會員發展組 曾慧瑩

學習榮格理論，最傷腦筋的是很難三言兩語，簡單明瞭的解釋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意識、潛意識、原型、象徵。談起沙遊不能忽略象徵，雖然要解釋什麼是象徵，需要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但是當個案在沙箱中呈現象徵的圖像時，本來千言萬語也很難說得清楚的故事，卻因著沙箱所呈現象徵圖像一目瞭然，這也是沙箱遊戲治療迷人之處。

我想分享幾則和火有關的經驗：二十幾年前到日本京都比叡山延曆寺朝聖，延曆寺是最澄大師到東土學法，回到日本傳法、修行的寺院。延曆寺東塔區根本中堂奉祀藥師如來，傳說這尊如來是最澄大師親手雕刻，根本中堂供奉藥師如來佛前面有三盞火，據說這盞火歷經1200年不滅。導遊帶領我們參觀寺院、參拜三盞千年不滅的火，當我站在這三盞火前面的時候，三盞火對我而言就是1200年的古蹟，神秘、莊嚴，而且這個小小的空間似乎單獨存在1500年前，最澄大師還穿梭這個空間殷殷傳法，望著傳說燃燒了1200年不息的燭火，有幾秒鐘的時間彷彿與最澄大師在同一個時空，「想像」真的無遠弗屆，可以穿越無限的時空。

記得我的婚禮，進夫家大門之前穿著高跟鞋要跨過一個火爐，火爐裡燒著紅通通的炭火，這個火應該是有潔的象徵（沒有測試我是否有高深的武功的意圖吧），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基於異族入侵的不安，希望透過「過火」的儀式將異族身上的有害物質淨化。「過火」象徵性的儀式讓帶著威脅的外人，身上的威脅被留在「過火」儀式之前的時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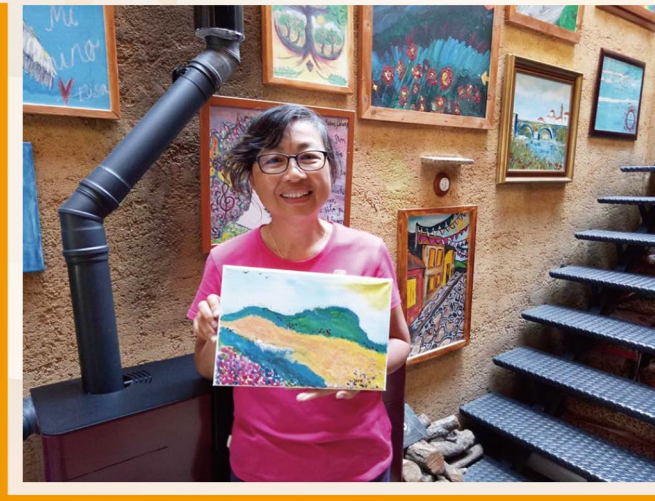
另一個和火有關的記憶是，我的父親往生時，安放在三合院的祠堂，離父親的雙足不遠之處，有一盞煤油燈，這盞火不能熄滅，因為這盞火照亮了父親往黃泉的路。直到父親安葬，家人輪流非常小心的呵護這一盞火，因為這一盞火照亮了父親踽踽獨行的黃泉路。守靈的時候，望著這盞燭火，父親踩著光孤身走在黃泉路上的身影會在腦海中出現，有一盞不滅的光點亮父親前行的路，父親可以安心前行，在我內心滿滿傷心的夾縫中滲出一點安心，這一盞不滅的火竟然連結了陰陽兩界。

寫完這回應文，深深的體會當初學沙遊的時候，梁老師要我們寫象徵意義，完成了三則有關火的經驗，深刻的了解火之於我的象徵意義，連結了我生命中很深的情感，重要的生命經驗。



聖雅各之路與我的內在朝聖之路

李永貞/諮商心理師



因著一個偶然的機緣，在一個不明所以的使命感催促下，我於2017年的五月踏上了法國與西班牙的土地，展開了四十天的朝聖之路（聖雅各之路）的旅程，一段未知的旅程。對於我來說，這是從未有的經驗，有著好奇與緊張，也曾想打退堂鼓，但終究還是上路。

一路上雖總是走在黃土路和石頭路上，且大部分的風景美得讓人無法言喻，但是身體與精神在初期所承受的壓力和痛苦，卻也讓人無話可說、辛苦地落下淚。在堅持和放下的兩難間，那是一種直擊靈魂的痛苦，需要在短的時間內尋找到自我身、心、靈的平衡之處。所幸，在朋友的一句話：「你是去走路還是做克苦？」，突然醒悟到自己那不知為何的使命感與內在生命的需要，於是在堅持與放下的不斷調和中，一步步走向目的地，終究在第四十天前完成了自己的這趟神聖旅程。

許多來走朝聖之路的朝聖者，都帶著自己的故事和需要而來，所以一路上常聽到許多人會問他人為何要來？然後藉此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目的，如我一般不清楚為何要走的應是少數。因為不知要跟別人說甚麼，我也極力避免要與他人做此分享的場合，但在一個避不掉的住宿夜晚，記得我的回答是「我回去後可能會知道這趟路的意義」，是的，回來到現在，五年了，逐年向我開啟的意義不斷在發生、在展開，我走了四十天，我其實也在地球大自然的沙盤裡，連續做了四十盤的沙圖！別人帶著故事來，我是在路上與他人共震連結、創造故事。

在一路上發生的故事，幾乎每天都有。開始走的第三天，在一座小橋上遇見一對年輕新婚夫妻，妻子痛苦不堪，而先生著急得不知所措，我好管閒事的本性發作，不僅趨前探問，還把身上所帶少少的肌肉酸痛藥劑分對方用，當然我後來是帶著滿滿的開心繼續上路。也記得有一位帶著鼻環的西班牙女孩說要幫我拍照，等還回我手機時，裡面有一張她的自拍照，她告訴我留作紀念。我平常沒有吃零食的習慣，所以走在路上常會忘了身上需要備點乾糧零食，然而在路上不像台灣的方便，所以當肚子咕咕叫時也只能餓著，但好幾次的經驗發現，總在這種時候，會在路邊出現一位分我一些葡萄乾、堅果、餅乾等等的好心長者，心中有無限感激說不出，只能不斷合手點頭道謝。我從小就不是一個有方向感的人，所以迷路是常發生之事，在朝聖路上我就迷路了多次，走在路上常前後無人，在看不到指路的箭頭記號下，就走錯了路，但很幸運的是像有天使護守般，總有人出現從後叫住我，更甚至有一天，連續有兩個老者在不同的路口，在我未開口的情況下，向我指著該走的方向。

記憶裡還有一些令我非常感動的故事，他們發生在韓國人和我的互動中。其中有一個是，曾睡我隔壁床的韓國女子珠因為和我的聖名同為Rosa，所以彼此有一些小小的互動，她給了我一些寫著聖言祝福的小卡，我回贈了手編祈禱用的玫瑰唸珠，她還想再給我絲巾，我一下慌了，因為身上已無多餘可餽贈之物，趕忙拒絕，除了那晚後面路上我們也沒再相遇。而繼續的路上的有一天，因為庇護所的人可憐我的疲累，幫我安排與另一韓國大姊同住一室，這位大姊與我雖然語言不通，但在有限的英語交談中，她告訴我：「朝聖之路是孤獨的」。雖然我知道孤獨在個體化歷程的重要意義，但我初始並不完全明白這句話的深意，但越往內心走去時，深刻感覺要完成一段內在的英雄之旅，在不同時期，孤獨的存在會是開啟的重要鑰匙。

因為認識這位大姊，一路也相遇了幾次，在走了將近三十天的某天，她在一間庇護所前面叫住我，她和朋友當時正在排隊等待入住一間教堂旁邊的住宿，第一次希望我也能住進這裡，因為裡面有一個美麗的玫瑰花園與可供放鬆休憩的草地。當我住進這裡忙著清洗衣物時，突然聽著有人在高喊找人，初不以為意，想說在這麼遙遠的地方也不會有人認識我，但當我掛好衣服要回房間時，突然有人對著我問是不是Rosa，然後帶著我去到餐廳，那裏有一位女子在等我，竟然是珠。

她從其他韓國人處聽說我住這裡，特地帶了韓國食物和米要來煮飯請我吃，當下驚訝得不知該說甚麼就欣然接受，當煮好後不只兩人份，商量後於是帶著食物到了花園草地上，呼喚邀請在花園裡的人一同享用，於是有了些人聚集了來，他們臉上都帶著驚訝和笑容。當一夥人在用餐散去後，有一些事情卻正在開始發生，原本散在花園各處的人竟然開始向草地中的涼亭聚集，開始互相招呼問好，談論分享的事，也拿出一些小零食和他人分享。庇護所的志工見到此景趕忙去泡了許多茶和拿出餅乾零食招呼大家，志工直呼太不可思議，因為從來不曾發生這種事。直到當天晚了，還是會聽見有人在談這件事。聖經裡有一個奇蹟是關於五餅二魚的故事，而在那天，在這玫瑰園裡、在我朝聖的沙盤上也發生了奇蹟，我稱它為「Rosa旋風」。

除此外，也有一些狡詐之人出現，像是有一位庇護所的主人，用話術騙了我和另兩位西班牙人，我們在住宿隔天早上出發前等著吃早餐，卻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主人出現，廚房還是鎖著的，打了電話也無用，最後三人只好摸摸鼻子上路，經歷這事實在無奈，但自己只能苦笑稱我們是三個傻瓜，不認識狡詐，只能受騙。

四十天的連續沙盤，是段不容易的過程，其中與自我連結的深度與意義，實在不容易在一時片刻可以消化與覺察，縱使經歷了五年，沙圖與其中之事、物、人的意義，仍在開展中，所以我的朝聖之路還在繼續。

26th ISST Congress “When East Meets West” 報名開始囉！

監事 陳碧玲 (ISST理事)



延宕兩年的沙遊治療國際學會 (ISST) 第26屆沙遊研討會，即將於2023年3月26-30日在以色列 (Israel) 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m) 舉行。此次主題為「當東方遇見西方：過去、現在和未來 (When East Meets West: Past, Present & Future.)」，歡迎台灣愛好沙遊治療的心理專業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原本預計在2021年舉辦的第26屆國際沙遊治療研討會因為新冠肺炎 (Covid-19) 的爆發，不得不一再延期。三年來為了防堵病毒的侵襲與擴散，世界各國不得不關上邊界，取消群聚活動，甚至封鎖整個城市。人們為了健康待在家並戴起了口罩，與親人、朋友們保持社交距離，

諸如握手、擁抱和親吻等具有強烈情感連結的肢體動作全然消失。在2022年底終於迎來疫情的尾聲，全球各國紛紛解封，人們迫不及待想走出家門/國門，迎向世界，此時除了規劃出國旅遊，也是學習的好時機，而報名參加國際沙遊治療研討會可以讓你同時兼顧學習與渡假，在世界的另一端遇見美好的自己。

本次研討會由以色列沙遊治療師學會 (ISTA) 主辦，預計將有來自全世界愛好沙遊治療的專業人員參加。研討會地點位於耶路撒冷附近15公里遠的Kibbutz Ma'ale Hachamisha城內的 Ye'arim Hotel。若於2022年11月22日以前報名參加研討會，可享早鳥價570美元 (不含gala dinner) 優待；11月23日起恢復為原價620美元 (不含gala dinner)。若欲報名研討會及預定旅館，請搜尋The 26th ISST Congress或ISST網站，有更詳細的介紹。

報名資訊

歡迎年滿二十歲、認同本會宗旨者加入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成為會員成為〈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會員可享報名優惠喔！！

相關報名訊息請參考本會網站：<http://www.sandplay.org.tw> !!

捐款公告

2021 勵馨基金會捐款補助 30,000元。
梁信惠老師個人捐款 3,600元。

2022 勵馨基金會捐款補助 30,000元。
梁信惠老師個人捐款 68,400元。
劉慧珍教授回捐講師費 1,500元。